



本土文本

夏日里
一片秋草黄

□彭益峰

记得那个叫姐姐的小女孩，她趴在我办公室的窗台边，惊喜地大呼小叫——这里有一片青青的草地！

那天，立夏刚过。

我所在的综合大楼，是一幢临街的“L”形的十层建筑。我的办公室就处在那个直角部位的五楼，从窗口望去，可以看到三楼和四楼外宽敞的露天平台。二层平台呈梯田分布。平台平时少有人去，水泥的围栏很高。经年累月，尘土被风吹过来，在几个死角积了泥皮，滋长了青苔。

今年春天，在三楼平台的一块面积稍大的泥皮上，冒出了密密匝匝的草芽，居高临下，那一片嫩绿很是打眼。在农村插过队的老总务说，像一畦麦苗。春雨霏霏的日子，这一片“麦田”就如同春笋般，噌噌往上蹿。让人想不明白，它们就扎根着这么薄薄的一层土，何以如此长劲十足？在一个春日的早晨，我突然发现，它们长成了一片茂密齐整的小草地。

来我办公室的人，有不经意间向窗外望的，他们都发现了那片小草地，几乎每个人都发出了一声压抑的惊叫。

而姐姐，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，她乍看到这片小草地时，完全是一副喜不自禁的神情。

那段时间，姐姐的妈妈，在外地学习，要一个月的时间。每天下午四点钟，她爸爸从幼儿园接了她，就带到单位来。

姐姐起初感觉很无聊。因为大人们都各自忙着手上的事情，没有人陪她玩，同她说话。她串遍了楼上楼下大大小小的办公室。她说，你们能不能陪我玩呀？大人们说，好的，好的，姐姐，等一会儿，等一会儿啊。但每一次，姐姐都等得很不耐烦，于是就无趣地走了。

姐姐在立夏过后的一天，来到了我的办公室。百无聊赖时，她就发现了那一片草地。从此，姐姐找到了乐趣，她不再无事可干了。

姐姐干什么呢？姐姐每天下午四

点钟以后，到我的办公室来画画。她在窗台前，铺开一张白纸。然后，打开她斜挎的一个小布包，包里装着水彩笔。很漂亮。她说，这是她小时候去东方卫视节目时，爸爸给她在上海买的。她记得很清楚。因为爸爸说，东方卫视的导演是看上了姐姐的可爱才让他们上的节目，所以，包包是作为奖励给她的。

姐姐很喜欢这个布包，她特别喜欢布包上的一幅画。这幅画，真有意思。画的是，在一个高高的楼房上——楼房的不远处就是东方明珠，有多高呢，大概有几十层吧，反正很高，这个高高的楼上，长着一棵葱郁的松树，树上有一只神气活现的小松鼠。

姐姐每天都要画一幅画。她的画，颜色一点不复杂，主要是蓝、绿、灰三种——蓝天、绿树、灰墙。她将小草画成了树的形状。我对她说，姐姐，你是画的窗外的景色吗？姐姐说，是的。不对吧，窗外哪有树？伯伯，小草不就是树

吗？小草怎么会是树呢？伯伯，你说说看，一只小蚂蚁，小草对它来讲，不就是一棵大树吗？

姐姐看到了小草地上的一只蚂蚁，她很确定地说。姐姐就画了一棵大树，“树”的下面，有一只蚂蚁，在仰头观天。天空湛蓝，飘着几絮白云。

在我去美国之前，姐姐画了一幅画。那天，我在写一篇文章，她安静地画着她的画。她画完后，走到我边上，说，伯伯，这幅画送给你。我接过来，看到了灰色的高楼，蓝色的天空，还有高楼上一棵大树，大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叶子。我笑了，说，姐姐，你画的是秋天的景色了。姐姐说，伯伯，夏天过后，就是秋天，不对吗？

等我回国，我凭窗而望，夏日的骄阳下，灰色的建筑反射着焦灼的白光，而三楼平台上的那片小草地，已是满目的秋黄。

在我的抽屉里，姐姐的画，还静静地躺着。

去茉莉花剧场看戏(散文)

□尹画

去茉莉花剧场看戏，是在茉莉花开的初夏时节。

我先前并不知上海有家茉莉花剧场。偶然在公众号看到它的名字，再也忘不掉了。我喜欢茉莉花。风吹过来的时候，若即若离的香味，清新淡雅。我坚定地想，以茉莉花为名的剧场必然也是美的吧。

那天，我换了件米白色的裙子，背一只同色的包，好像也想把自己包装成一朵茉莉花。搭乘地铁1号线，从人民广场站14号口出来，步行10分钟，我就走到了北海路247号。

这是一条在闹市区也会被忽略的小路。我不曾想到它距离鼎鼎有名的大世界竟然那么近。显然，人们的目光

都被大世界吸引过去了，谁还会留意夹缝里的一条小马路呢。

我一步一步走近它，抬起头仰望。一水的米白色，静悄悄的气质，外观没有一丝繁琐炫目的设计，它真的像是一朵又白又香的茉莉花。

然而，它并不年轻了，它已是一位百龄“老人”。始建于1922年的茉莉花剧场，前身为申江大戏院，后更名为中央大戏院，专映国产电影。1970年转由上海市总工会运营管理，正式更名为茉莉花剧场。由于剧场设施老化，前两年茉莉花剧场停业，进行全方位改造修缮，直至今年春天才重新对外开放。

踏进金色的大门，我像孩子似的满怀好奇地东张西望。剧场转角的窗花

做成茉莉花造型的花卉，在天花板的反光中像朵朵真实盛开的茉莉花。剧场二楼是历史陈列长廊，介绍了茉莉花剧场的前世今生。剧场并不大，闹市区寸土寸金，经历了百年风云，还能保留住这么一座小而美的剧场已属不易。

那天，我观看的是话剧《原野》，这是戏剧大师曹禺先生的经典名著。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末，曾看过由刘晓庆和杨在葆主演的电影《原野》，刘晓庆饰演纯真泼辣的金子，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。新生代改编的话剧版《原野》会呈现出如何不同的观感呢？

舞台上搭建了民国初年北方农村的生活道具，手戴镣铐的仇虎在原野铁道旁出现，衣衫褴褛，瞬间将我带入了

时光隧道。这一次的改编，风格先锋，通过三轮循环出现在铁道旁的相同场景，讲述了不同细节的复仇故事。演员们看起来都是90后或者00后，肢体语言丰富，演说台词有和声的效果，中间也融入了一些英文和上海方言，给肃穆的故事氛围添加了幽默感。虽然我还是怀念刘晓庆版的金子，但我也知道，时代变了，艺术的演绎方式自然也会变，学会接受新事物，欣赏年轻人的新思想，这也是永葆心理年龄年轻的表现。

走出茉莉花剧场，我回首望了一眼北海路247号的金色路牌。突然觉得它是万有意的。247，象征着一天二十四小时，一周七天都有剧看。美妙的时光从剧场里开启。

寒斑(散文)

□子墨

我的腋下长着一块白斑。九岁以前，我父一直坚称这是“寒斑”，不必管他。其实我根本不懂什么是寒斑，他估计也不懂。洗完澡，他抬起我的左肘，看看那块斑，郑重其事地说了声“没事”，像个郎中似的。

这斑说大不大，但又好像随着身体的变大而变大。

二〇一三年夏，我随外婆去北京探亲，那年我九岁。江北还没有高铁，只能乘绿皮车，下午出发，第二天早上到。外婆的行李很多，有几大袋，我搞不清楚为什么要带这么多杂七杂八的东西。好在买的是软卧，一间只有四个人，不吵，而且床板下可以塞许多东西。那时候，我不是很关心沿路的风光。吃泡面是最开心的，因为这平时被父母视作垃圾食品，我是不怎么吃得到的。外婆解开一个红色的塑料袋，先是拿出几件短袖，然后从下面掏出一桶红烧牛肉面。火车上的泡面十块钱一桶，显然自己带划算。我觉得泡面在加开水之前最漂亮，五颜六色的蔬菜点缀在堆得高高的调料粉上，像漫山遍野的鲜花。我没见外婆吃泡面，那时候也不懂事，没想着让她吃，不知道那晚外婆有没有吃东西。我下铺的大哥吃的是海鲜面，之所以记得，是因为他一直在听音乐，蓝色的泡面桶放在桌板上二十分钟都没动。小孩爱管闲事，我就提醒他，“该吃泡面了。”

我外婆的小妹三十年前就嫁到北京了，我管她叫小姨奶奶。我很喜欢这位偶尔从北京回来的亲戚，直白点说，是因为她每次回来，都会给我带一样我从来没见过玩具。她操着一口地道的“京话”，不过和外婆，还是用南通话交流。这让小姨奶奶的儿子很困惑，因为他母亲在和我们说完话之后，常常忘记换成普通话，他就完全不懂了。

那几天正热，远处的地面在抖动，要到晚上八点，天才彻底黑下来。坐地铁，九号线到丰台南路，一出站就是小

姨奶奶家，那时候，两块钱的地铁票，随便坐到哪一站下。后来母亲在北京，买了地铁票，又不敢进站，因为上海是按站收费的，不知道现在是怎么个收费了。九号线是绿色的，夏天让人感觉很凉快。那时候，第一次知道汽车会限号，得几辆车换着开……我完全是“乡下人进城”了。

天安门、毛主席纪念馆、故宫、颐和园、圆明园、北大、八达岭长城、北海公园……一个多星期，把北京的名胜几乎都转了一通。记得毛主席纪念馆外的花，三十块一朵；颐和园里的矿泉水，十块钱一瓶；什刹海的路边有许多为路人设计签名的、画肖像的，未名湖旁的树荫下有许多背着包卖自拍杆的……当然，还有不知道是哪个天桥市场，里面都是卖衣服、玩具、杂货的。不过亲自到了这到处都是玩具的源地，倒没什么想买的兴致了，有一种为了买而买的感觉。果然，未知的永远比自己选来的有趣。

我在颐和园的柳树上抓了一只小螳螂，装在矿泉水瓶里，到了地铁上就已经不动弹了。这差不多是我最后一次玩虫子了。

其实，我不知道来北京的主要目的，是为我看病。

坐公交到武警医院。为我看病的医生姓四，叫四国军，令人印象深刻的名字。她掀开我的衣服看了看。

“这是典型的白癜风。”

这个病的名字很吓人，不过不是不可以治，只是疗程很长。

开了许多药，有安神的，有一种黑色小丸，一次要吃16粒，还有什么我就不记得了，总之一天三次，好像药吃不完似的。开始我得一粒一粒吃，后来我可以一次吃八粒，我说自己是吃药的行家，外婆叫我不乱讲。

最主要的，其实不是吃药，是用一种机器，在关了灯的屋子里对着白斑处打激光，做完，白斑会发红，四周会略微发黑。

我没觉得这是什么大病，不过除此之外，所有人都很紧张。晚上在饭店里吃饭，满桌子好菜，按照医生吩咐的忌口，我只吃了最后一道红汤面。

临走的时候，一位那些天常和我们在一起吃饭，被叫作“老大”的大伯，送了我一盒“无限极”牌的口服液，我学着他们的口吻，说“谢谢老大！”他们都大笑起来。虽然后来回去之后也没吃，但想起来，总觉得北京真是个好地方。

后来，因为北京太远，我妈带我改去上海看病。从汽车站坐大巴，到上海要两个多小时，大巴车的座位很挤，中途又不停，这就使我的双腿总会陷入彻底的麻木，当我想挪一挪，双腿已经不听使唤了。从上海汽车站打的去快捷酒店，差不多是二十几块，有一次，司机要收三十几块，明显是绕路了，向他要发票，他便改口只要二十几块了。

不记得在哪个医院看的病了，医生是个老太太，一开口，就知道是标准的上海人。她询问了我过往的治疗经历，看了看我的病历，说这病历是瞎写的。但得知是四国军大夫为我看的病，马上又说这病历肯定是哪个护士替她写的。上海开的药少了，除去用一台更大的机器在我身上打激光，还要注射，从我胳膊上抽一点血，和一种药混合，再打到白斑里去。这些步骤之后，当日便不能沾水洗澡。

这样，记不清有多少次，每次都是酒店、医院两点一线。所以，去上海只是单纯的看病，并不是旅游。我记得，那是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，门一关，就是漆黑一片，只有不大的电视亮着，放着“中央少儿”。不过水池边一管小小的“黑妹牌”牙膏，倒是产自扬州的工厂，这倒稍稍使我有亲切感。我父一脉在上海也有亲戚，不过没有什么往来。除此以外，上海于我，就是一间医院，没有半点留恋。

因为这个病，顾爷爷也没少忙。

我把我的外公叫作爷爷，外婆叫奶

奶，把父亲的父亲叫作顾爷爷。因为从小被外公外婆带大，比较而言，和他们的接触，少之又少。这也是为什么，我喊我外婆的妹妹为“小姨奶奶”，而不是“小姨外婆”之类的称呼。

还是应该称“祖父”的。

祖父虽然做过工人，识几个字，但其实还是有些“小农”的，很勤劳，很节俭，买给他的东西，穿的能放在柜子里一整年，吃的能放在冰箱里几个月。哪家办事请客，也总要打包许多剩菜回去喂鸡。

即使这样，不妨碍祖父于我是十分舍不得的。舍不得，舍不得。五岁，去东台一个亲戚家玩。亲戚家有一个养猪场，我本着孩子的好奇心想进去看，但又嫌脏不舍得弄脏我的鞋，于是，祖父就背着我在里面“参观”。浑身沾着泥的猪很自在，我在祖父背上也很自在。

四医生说，我缺铜。祖父闻讯，本着“吃什么补什么”的原则，骑车走了几十公里，终于在白蒲镇上找到了一家铜铺，熔了供桌上的香炉，打了一个铜碗，一把铜匙，一双铜筷。后来铜勺被我父弄断了，那副金灿灿的餐具便不太再用了。不过，后来也没人再提我缺铜的事了。

为了我这块说大不大的“寒斑”，全家都陷入了紧张的挣扎里。后来，要上中学了，不可能再花这么多精力去治这个“外表看起来没什么事”的病了。

我说：“不治了吧。”

祖父说：“不治了吧。”

江海新韵



诗三首

□罗望子

◎读佩索阿有感

那些不毛之地
是不是羡慕雨林、沼泽地？
读诗的人
是不是羡慕作诗的人？
我们尝试作诗
就像尝试愚弄、煮单椒、拔火罐
分行，分段
像那马户盲目(麻木)地旋转
是为了相遇那又鸟？

但“做个诗人不是我的雄心，
它是我独处的方式”
如天地一沙鸥
作诗的样子
就是诗歌的样子
阅读的意义
就是诗歌的意义
书签夹在哪里
就在哪里打个盹

◎工蜂

作家的工作是造句子
诗人的工作是挑词语
编辑的工作是选稿
蜘蛛的工作是织网
渔夫的工作，是把船漆得油亮
木匠的工作，是骑在房梁上
说鸽子，唱莲花落

养蜂人在路上。在花野。
他知道，不能停步等待死亡
但也无须匆忙，慢慢地走
花在次第开放
熹微之光，也是慢慢地普照青
墩，白甸和红星河的

吃，是猪的工作
为了长出完美的月亮骨
献祭给人类
戴着草帽，弓着腰
不知日月打连枷
是农夫的工作
蝉的工作是叫了一秋
一边提防着鸟啄
一边唤友呼朋
跟万物告别。约定。承诺。

◎刺猬的优雅

和你在一起
我会一直接着你
偶尔松开的手
不是在梦里
就是为了换个抱姿
替你拉枕头，抹涎水，定闹钟
找寻你的小裤裤

活的爱里的人

一天天的
变得琐碎、庸俗
大扁脸，红鼻尖
变成自己不喜欢的样子
因为有人喜欢

一如这世界太多虚伪的人
只要不是你
就认了
这世界太多虚伪的人
因为不是你
所以没想象得那么糟
糟糕的也不是这世界和刺猬
是给刺猬命名的人

黄昏将花儿推入流水(组诗)

□苏末

◎黄昏将花儿推入流水

还有一段路要走。还有一段
缄默要为日落
慢慢散尽的余晖而长久。
还有一种红与黑
要为一个梦在醒来时
经历的一切而付之一炬。还有
大片形红色的云
为荒草、野树和急急归家的墨
点般的
人影而燃烧。为暮霭迅疾涌
入眼中，天空彻底
暗下来压在
故园一枝被鸟趾松开的树枝上
还有永夜之静，要像花朵一
样，为永逝的事物
在泥地的矮篱上开着点点白色。
还有炊烟要散去。河畔头的
晾衣绳要为某种
哀伤而摇晃。而时间已把记
忆里不复
存在的东西叫做流水。而我们
还有一段路要走。

◎每一枝条都复得去年之所失

我们渡过的河流正在老去
它以反复堆叠的皱纹，获得新生
我们遇见的杂树，或许不是原
来的那一丛
而枝叶的生息不止是一样的
苦楮继续完成它新的果实
青梅慢慢转黄，鸟雀就要啄破
它内心的酸软

唯有你托在手心的那颗
如我所愿：在相册里永远翠
绿、新鲜

我们坐在南山凉亭，微风摇晃着
枝头悬垂的沉沉此世

在山下新楼盘变旧，旧楼盘推倒又
翻新的年份里，在满街吆喝着

铜锣烧、烤面筋、冰粉……的
嘈杂声里

静静等待，青梅掉落的那一瞬

◎我恳求你进入我的生活
进入我的生活，就是进入
一条更多歧义的道路
流逝仍不分昼夜，而你只是个意外
我相信两个人折腾
飞溅浪花，将比一个人的更为
有力

两个人看星星与云朵
将得到加倍开阔的视野，我们
体内的石头
相互碰撞，擦出睡仁里的火花
每当有鸟群，衔着季节轻轻飞过
我们欣慰此刻，彼此活在共同的
命运里
来一场雨，或者下一场雪吧
无论青丝白头

我们所求的，不过是你或者我
为对方举起的那片浓荫

我恳求你进入我的生活
进入一条因交汇而获得了深
度的河流
波光中闪现着你我沧桑的脸
愿风继续吹破它们

◎抽屉

几枚好久没有
流通的硬币
一本与联系人
不再有多少联系的通讯录
日记某页，某年某月的某人
辜负了
某地某时那么美的等待
一块手表上的时间
不再走动
蛛网挂着寂静，在黑暗中
等待明信片上的
一对蝴蝶
扇着薄薄的翅膀
从其间穿过

不用再清点了

主人健忘，连钥匙
也找不到了

◎风是有形状的

风从远古，向我的村庄吹送
风扫着大路上的梧桐叶
哗哗，哗哗，发出生命稀碎的
掌声

又将屋后的银杏叶、废弃天井
里的
乌柏叶，卷起来
让这些不规则的棱形、扇形
滚动颠沛，最后不知所终

风继续向河边吹，几棵翠柏
围住一座旧坟
地上那么多锈掉的针，没有一根
指向任何时辰

现在，风打算从高空
凝聚出雨滴
为我的村庄作庄重的洗礼

◎伏热花海

花开无尽，从桃花坞路到玉兰路
再折向运河路
她要去的，虞美人开成了海
每一朵，都有细长高傲的脖颈
涂着最亮丽的唇彩
她姗姗走过时，其中一些将要坐果
正受着凋零的苦

她也热爱过果的事业：
养育了一双儿女，有可爱的孙
子、外孙女、重孙女
她也有细长和高傲的脖颈
唇色是天然的鲜红
那时她是一朵花，用不着羡慕
别的花